

# 喀德蘭尼亞——西班牙的愛爾蘭

杜若

目前西班牙所發生的幾個問題中最嚴重的一個是喀德蘭人 (Catalan) 要求自主問題。這種要求並不是最近的事，事實上他們提出這種要求差不多有一世紀之久。這種現象，實非西班牙之福，政治的不安定，常引起一批野心的政客乘機謀個人的權位，而使西班牙愈趨愈混亂，國家前途，人民幸福，結果皆受損失。所以喀德蘭尼亞問題，更比先前有解決的必要。

喀德蘭尼亞 (Catalonia) 這小省是在西班牙的東北部，位於庇里尼斯 (Pyrenees) 山脈與地中海之間，約占西班牙全面積十五分之一。喀德蘭尼亞亦為古代亞拉岡王國 (Kingdom of Aragon) 的一部分疆土。牠並無天然地理上不可銜接的境界，與半島其餘的地域隔開。牠境內的土地除開沿海一帶外，皆為磽确不毛之地。然以喀德蘭人之富於堅

忍卓絕的精神，使這地方變為西班牙最富庶之區。同時他們也保持著一種獨立的精神，這種精神，非西班牙的勢力與文化所能摧毀。就經濟上講，喀德蘭尼亞也非西班牙首都瑪得里的附屬區，因為在牠境內有一大城巴塞羅納 (Barcelona)，其為四通八達的都市，亦猶瑪得里，並且還比瑪得里更富近代都市氣概。喀德蘭尼亞的天然貧乏，乃造成其繁盛的原因。原來喀德蘭人因土地的瘦瘠，不能賴耕種而取衣食之資，以前他們向海上發展，到了現代，他們又向工業上發展。在中世紀的時候，巴塞羅納之為商業中心，其興盛的程度，不下於意大利的熱那亞與威尼斯。亞拉岡國，藉其援助，發展牠的勢力遠至西西利 (Sicily)，那不勒斯 (Naples)，並將喀德蘭言語與政體傳播於其勢力所及各地。自一四七九年與卡斯提爾王國 (Castile) 合併後，形勢一變，在

一四七九年以前，喀德蘭尼亞活動的中心，是向地中海方面發展，而到了一四七九年後，喀德蘭尼亞遂轉向其活動的中心於中央高原而受其牽制了。但她從沒有完全為其同化。在一六四〇年的時候，當葡萄牙恢復其獨立，喀德蘭尼亞乞援於法國而反抗卡斯提爾。在西班牙繼承戰爭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中，他站在奧地利方面反對法國以及西班牙的其餘部分。獨立戰爭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之役，她與西班牙各地始站在一條戰線上來反抗拿破崙，自此以後，喀德蘭尼亞在政治上纔算統屬於西班牙。

不過喀德蘭尼亞，從那時起，雖則統屬於西班牙，但對於西班牙中央政府，他們時常要起來反抗。並且有些要推翻現政府的政黨，也時常以喀德蘭尼亞為其活動的根據地。此外工業上的風潮，也時常以喀德蘭尼亞為出發點，而普遍於全國。因為這幾種原故，所以普通的西班牙人對於喀德蘭人極厭惡。因西班牙

牙人之厭惡，愈使他們有一種自覺的意識而加強他們獨立的要求。在里維拉（General Primo de Rivera）的獨裁制前二十五年

喀德蘭人的要求自主，乃西班牙政治上最嚴重最複雜的問題。喀德蘭人的要求雖急切，但他們毫未著有成效。因此越加重喀德蘭尼亞之紛擾。罷工風潮時常發生。無政府黨人與工團主義者常暗殺雇主，職工以及那些不聽工會指揮的工人。嚴厲的逮捕，宣佈戒嚴，皆無效力。全省尤其是省城，差不多完全陷入無法律的狀態。

到了一九二三年里維拉做軍事獨裁的時候，經過他的強硬手腕的誅伐，喀德蘭尼亞地方的情形稍形穩定。里維拉對於喀德蘭人的分離運動之影響各地，使西班牙有分崩之勢，極為憂心。所以這位獨裁者，當他一朝權在手的時候，自然要採用一種中央集權政策。他努力恢復喀德蘭尼亞的公安。而他最欲達到的步驟，乃是用政治的力量，掃除鄉土的觀念。他解散門抗滿尼達社（The Society of Man-

comunidades）禁止懸掛喀德蘭旗，學校不准用喀德蘭文字。這種都給喀德蘭人民以難堪的印象。

在喀德蘭人中間，本有兩種言語存在，一種是西班牙言語，他們與外界接觸時用這種言語，一種是他們自己的喀德蘭言語，乃他們日常所用的言語。喀德蘭言語是由布羅溫斯（Provençal）言語變化而成，故謂之近於西班牙文，無寧謂之近於意大利文與法文。里維拉的想消滅他們的文化，使他們失其民族的獨立性，當然引起他們極端的仇視。他們幾十年來憤憤不平之氣，鬱積於胸中，無處發洩，今又強迫壓制，正如火上加油，因此有少數極端分子，常想不擇手段，不顧大局，不審時勢，不度力量，專以排斥西班牙人為職志，而使喀德蘭與西班牙分離，達到完全自主。然以喀德蘭尼亞彈丸之地，介於大國之間，欲謀獨立自主，事實上恐亦有所困難。且喀德蘭尼亞在經濟上，亦不能與西班牙其他各地分離，她的所以能有工業上的發達，完全依賴西班牙各地為她

的銷售市場並供給其原料。如果純以一時感情的衝動，而竟昧昧然宣告獨立自主，彼以渺小面積的土地，又無向外發展之可能，恐難能立國於大地。喀德蘭有識分子，已明白喀德蘭尼亞之欲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審度形勢，實不可能，他們志已不在此。他們心目中所希望達到的，因此不是名義上的政治獨立，而是一種比較寬汎的地方自治政府。他們希望能夠自己管轄他們的學校，控制他們的市議會，執掌他們本省的財政司法警察之權。並且他們也希望能自由應用他們自己的言語，而不受西班牙政府的鉗制。

近來西班牙稍有見識而具有寬大胸境的人，對於喀德蘭人的這幾種要求已表同情，正在找出解決的方法，以滿足喀德蘭人的要求，而同時不致妨害西班牙主權的統一。去歲西班牙與喀德蘭知識分子的會晤於巴塞羅納以及亞爾豐瑣十三世的遊歷巴塞羅納，其目的皆為解決幾十年來的懸案。前內閣總理貝倫圭將軍，就職之後，即准喀德蘭人懸掛他們

的旗幟，用他們自己的文字，這種寬容的政策與平等的待遇，無非是想到喀德蘭人的好感而緩和他們與西班牙分離的決心。

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喀德蘭尼亞雖有一時的騷動，呈不安定的現象，但據最近消息，

他們已願與西班牙合併而為西班牙的一邦。如果共和國政府自身能够穩定，而牠的對喀德蘭尼亞政策能處置適當，並予以較廣汎的自主權，那末喀德蘭尼亞也許可以不像先前那樣叛亂不已了。

## 得一九三〇年龔古爾獎金的

### 福孔尼爾

杜若

福孔尼爾 (Henri Fauconnier) 生於法國砂蘭德河 (Charente) 流域的巴比梭

去，除開像散發在街上的廣告一樣替他宣傳外，福孔尼爾什麼都沒有得着。

(Barbezieux) 鎮。他在這質樸單調的小鎮中度過他的幼年。到了十四歲的時候，他在本鎮創辦了一種刊物叫做 *Loufoque*。這是他從事文學的最初嘗試。但這次嘗試，不庸講是失敗的。而尤其不幸的是刊物出版之日，剛巧在一月一日——新年的假期中；而替他擔任販賣的人又剛巧是個酒鬼，他喝醉了酒，連他自己身體的平衡都不能支持，他還那裏能替人銷售刊物；他把他的刊物拋棄在街上，任人取

他後來進了巴比梭學院，從那學院得了學士學位；又在波爾多大學中得了一個法律學位。他的叔父當他畢業後，替他在他自己開設於巴比梭銷售白蘭地的商店中，找了一個位置。懷抱偉大志願的福孔尼爾，終日埋頭於機械繁瑣的商務中，那簡直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他決意離開了那庸俗的市僧空氣，而去投入那不習見的東方神祕的社會中。他在雜誌中讀到一篇關於馬來半島拓殖公司的文章，

他的靈魂被牠吸引，這篇文章決定了他的命運，他遂離開巴比梭而到遠東。

他從新嘉坡登岸，在一個英國人創辦的拓殖公司中得了一個位置。這拓殖公司是專營橡皮業的；那時橡皮業剛在開始，還沒有大的設備完全的橡皮公司存在。福孔尼爾住在一所很簡陋的屋中，一切設備都非常之壞。他是不懂當地土話的，他也沒有翻譯可找，但他必得去管理二百多個苦力，他並且同時要做他們的醫生與他們的公斷人。一個聽不懂話的啞子，去做二百多個人的管理者醫生公斷人，真是一件滑稽的事。後來他在斯克蘭柯河流域 (The Sclangor River) 買着一塊未經開墾的林地，他同其餘的兩個法國朋友合股經營橡皮事業，創辦一個公司叫做「福孔尼爾與樸斯脫拓殖公司」。到了現在，這公司總共佔有七千五百英畝的地皮。

在那充滿奇麗植物的熱帶，在那富於神祕性的土人中間，做了一個拓殖者，並不是開墾林地種植橡樹就盡拓殖之能事。最緊要的工